



## 山中纪事

□周苏荣

### 玉梅河畔

□王玉红

置身玉梅河畔,竟有些恍惚。虽初次相逢,这山,这水,这树,这沟壑,却仿佛在哪儿见过一般。

玉梅河位于新安县铁门镇烂柯山下。河道窄窄的,水虽不大,却老远就能听到淙淙的水流声。河流的脚步声在两岸夹峙的青山中清脆地回响,像一根灵巧的玉指,轻轻拨动我的心弦。黛青色的山,默默地耸立,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过山脚,伸向神秘的远方。小河两岸,散布着高高低低的树。时值深冬,地上竟还有片片绿色,温暖着人的双眼。据说,很久以前的玉梅河,两岸梅林遍布,每到冬季,洁白的花瓣随风飞舞,落入河中,如雪似玉,故名玉梅河。

如今的玉梅河,静静地谷底流淌。河水一路欢歌,泛起银色的细碎浪花。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,始终在心底起伏。我在什么时候来过这里呢?也许,前世我曾是玉梅河边的一株野草或是一棵白梅,今日能来到玉梅河边和它静静对视,也算一种缘分吧。

身后,就是王乔洞的洞口。当年,樵夫王乔就是在这里修炼成仙的。赵孟頫曾为王乔洞赋诗一首:“洞口春烟摇绿萝,绿萝弄烟挂绝壁,何处有山如此图,移家欲向山中住。”王乔就是在这样一个绿萝生姿、春烟渺渺的洞内居住,走出山洞,便可听到小溪潺潺,便可看到繁花似锦。他每日里到河边汲水,来来回回,看过了多少花开花谢,经过了多少冬去春来,想必他看着悠然而去的河水,也会不住地叹惜:二百年的光阴,也不过是树叶黄了又绿,绿了又黄。

我站在洞内,一回首,只见洞口处露出小小的一片天地,几个光秃秃的枝丫,在冷风中晃动,可我分明看到了枝丫体内那正在萌动的嫩芽。是呀,树叶发了,仍会飘落,树叶落了还会再发,那我们还惋惜什么呢?突然醒悟,这山,这水,这树,这沟壑,处处都隐藏着玄机,如果你明白了,你悟到了其中的奥秘,就会和王乔一样,成“仙”而去。什么是仙呢?神仙来自凡人间,凡人博学自成仙。窃以为,神仙,不是那些看破红尘、神通广大的人,而是那些从平凡的人世间感受到幸福美好,从而悠然雅致地生活的人。比如,千唐志斋的主人张伯英。

千唐志斋离玉梅河不远,它的主人张伯英就是在玉梅河畔长大、求学,然后走向救国之路的。总觉得,千唐志斋就是另一个让凡人成“仙”的地方。每一个造访千唐志斋的人,看着墙壁上那千余方墓志,无不感到心动:墓志的主人,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道姑俗子,死后都在墙上这一块儿小小的墓志上永生。还有先生的书房——听香读画之室墙壁上“谁非过客,花是主人”,那几个硕大的字,像一记重锤一样,敲击着每个有心人的心房。也许,有的人从千唐志斋出来,就会脱胎换骨,从一个锱铢必较的凡夫俗子,变成一个逍遥而快乐的“神仙”。这也许是张伯英先生创建千唐志斋时所没有预料到的。

数千年的光阴过去了,王乔早已不知何处去,唯有玉梅河,依旧在静静流淌。春花烂漫、绿树成荫时,它丁冬向前;树叶飘零、白雪铺地时,它依然潺潺流过。

也许,它才是世间真正的主人。

置身深山,总像在寻找什么。山路时断时续,右前山脊上,有一户人家,让我想起宋显万的自题诗:“万松岭上一间屋,老僧半间云半间,三更云去坐行雨,回头方羡老僧闲。”

一条小路,像呼吸,温温热热地从屋前飘到山下。

屋里,住着一位77岁的老人。老人的相貌很特别,满脸银白色的络腮胡子,满头浓密的黑发,直直地挺立着,一黑一白,像丛林里倔强的枯草。他站着时,总是微微缩着身子,双手从胸前垂下,放到大腿上。我看到,他的指关节严重变形,小指头朝里弯曲着,指甲缝中藏着黑垢,一笑,脸像干瘪的土豆,让人看着揪心。

老人正准备修缮房子。我们说话时,他儿子从山下上来了,瘦瘦弱弱的,一张白色的塑料布,从脖子披到屁股,红红的汁液顺着塑料布往下流。他一边说话,一边把滴着红水的山菜蕨肉皮从大竹筐里抓出来装进蛇皮袋子。老人的儿子说,他30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,只好搬到山外住了,收获的季节回来运些山货。他父亲,看着这些山果自生自落,心里不落忍,还独自住在山里。

土墙外面糊的泥皮都脱落了,凹凸的土坯,忠实地抵挡着寒风。这是老人的祖屋吧?他们祖祖辈辈,就守着近河的几亩薄田过活,

山里的核桃、板栗、柿子也是他们的口粮吧?

站在这原始古朴的诗画里,你会想起很多,但,绝不会有诗情画意。

进屋,火池里的柴火燃着,棚顶房顶,每一处都是漆黑的,是烟火熏黑的。顺木梯爬上去,房顶上烟熏的黑蒲穗,密密麻麻的,有半尺来长,冷风从山墙顶端的小窗吹进来,那蒲穗微微颤抖着,仿佛在诉说一个没完没了的故事……

老人,从前是儿子,现在是父亲。他的祖先从哪里来?走了多远?一路经历了多少艰险?他们把房子建在高山之巅是为了瞭望什么?

外表看起来有些邋遢的老人,却有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利落。凉棚上晒着柿饼、山菜蕨肉和麻仁。几垄蒜苗,被一圈整齐的竹栅子围着,青盈盈、脆生生的。篱笆、凳子、竹笼、草墩,件件精巧得像工艺品。它们,就像是老人交到这世上的作业,带着野花的香味和汗水的气息。

老人一辈子住在这山里,屋顶上方的那一片天空,经过多年的烟熏火燎,已经和别处的天空不太一样。老人在山路上来来去去,附近的空气,被他吸进呼出,已带着他的气味和体温。就连鸟雀,也像他邻家的小孩,时不时过来给他淘气。

春暖花开,芒种秋收,有时他累了,便放下沉重的柴担,拍拍身上的

泥土,面山而坐,看谷中的河水滔滔而去,看天空的雁阵来来去去。每天,老人坐在屋前,端着硕大的粗瓷大碗,就着略带苦味的山野小菜,品着娶妻生子、吃饱穿暖的时光,其中,有多少个生病却被大河阻拦而不能及时医治的日子,又有多少次山中遇险,将命拜托给门前敬奉的山神……这样的日子,是否动摇了他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念头?

他留住了自己,成了祖辈们留在大山里最后的影子。

在山中,我寻到了内心的声音。那就是,如果我有掌控来生的魔力,就把世界上最可恶的人弄到这里生活,磨炼心志,使其洁净;让山里人都搬到最繁华的地方去,因为他们有山的定力,有水的方向,不会迷失自己。

临走时,老人对我们说,山那边有他家两棵柿子树,柿子耐放,能放到明年春天,要我们摘了拿走。同伴想给老人照相,说回城后洗出来,下次来了带给他。老人比划着说,好啊,每年都有扛着背包的人在这儿搭帐留宿、喝酒唱歌……

山里人也许不懂得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这句话的含义,然而,他们汗水渗入泥土、目光托依苍天的生命厚度,却让一拨一拨来过的人懂得,山中,不只是青山绿水和诗情画意,人,来到这个世上不易,生存下来不易,生存得洁净更不易。

### 等待春天的树

□潘株苗

年后上班,办公楼里格外冷清,大家像蛰伏在“年”里的蜗牛,各自埋首在温润的壳里,不肯爬出来。午后,开了空

调的房间都关着门,空气里仿佛在酝酿一场复苏。

沏一杯绿茶,翻阅《禅林》,淡然的心泛起一缕烟气。什么是佛,师曰:“运水搬柴,无非佛事。”什么是禅,道途:“待到雪消后,自然春到来。”此句一得,满目生辉。枯树尖头的柳芽,荒草地上的绿痕,顿时在心上绽开了苞儿。

拜了多日的年,脱口的吉祥、挂心的念想、红红火火的祝愿,终于随着逐渐稀落的爆竹声而沉静下来,生活恢复了按部就班。我觉得,此刻自己就像一棵等待春天的树,心里装着期盼,存着热望,不论冬雪多么苦寒,春天,满园总要姹紫嫣红开遍。与其说这是草木之于时序的挑衅,不如说山水草木皆灵性。自然造化常常令人称奇,师法自然,人类当有收获不尽的教益。

对于惧怕寒冷的我而言,冬季那一袭肃杀的围剿,会让我遍体

鳞伤,红肿的冻疮、冰冷的四肢、瑟瑟发抖的身体,最难堪的是意志力也被摧残,做什么事都伸不开手脚,一副身心俱疲的狼狽样。老公会握着我怎么也捂不热的手脚,对儿子说:“看你妈冻得这可伶劲儿,能让她冬眠就好了。”儿子也认真地搭话:“妈妈属蛇,就应该冬眠。”

“乍暖还寒时候,最难将息。”的确,生活就像四季,不以人的喜好而删减。反倒是喜爱的时光总感觉转瞬即逝,来不及受用似的。“一春常是风和雨,风雨晴时春已空。”我们的幸福常常是在别人眼里,自己却不易觉察。人的愿望有大有小,有实有虚。辞旧迎新,谁都想顺风顺水,菜篮绿,股市红,要雨得雨,要风得风。然而,唯有举世和平,社会安宁,个人的事业抱负才有着落,小家的康乐幸福才得根基。

常常,我会回忆童年,在旧梦里寻找故园的芬芳。春暖花开时,推开一扇虚掩的门,山南海北一通寒喧,温暖了缄默的心田。放眼窗外,劳作的工友给寒冷的冬带来一丝温热的气息。

“才始送春归,又送君归去。若到江南赶上春,千万和春住。”能住进春天,还有什么不常念常青的?

